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十二目錄

漢

鼂錯

上言兵事書

請募民實塞奏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重農實粟奏

請入粟郡縣奏

賢良對

枚乘

諫吳王書

董仲舒

賢良對一

賢良對二

賢良對三

限民名田奏

淮南王安

諫誅閭越書

古文淵鑒卷第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旨編注

漢

鼂錯（關西人）文帝時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建議創諸侯地（關西）反被誅

上言兵事書

錯學利名而精於兵事如此可知古人兵家法家同原異起班固作刑法志首言兵制特詳得其指矣

西山真德秀曰按錯三書其論脩邊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次崖林希元曰此疏首言用兵三急中述兵法一段又添入將知兵君擇將為兵家四要末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關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入關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關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關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關西之民有勇怯通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歲）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荏葦竹蕭荏葦也葦音完）山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蔽之貌）此矛鉞之地也鉞（鉞把鉞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

言匈奴中國長技
歸重於廢置降胡
義渠一事此其大
主意也故出兵家
利害虛實大畧無
遺又一一切當真
經世之文

虎門茅坤曰按地
形以畫兵器之利
孫吳以來所未發
明者

荆川唐順之曰此
文最古尚似孫武
子

臣熙曰叙兵勢相當
處如聚米畫勢懸然
在目歸重在帝王之
道動出萬全庶幾有
本之論

臣正治曰言兵事固
策士之雄而兵凶戰
危數語名言可佩則
非策士所及

首一節舉秦事以

鼓之音相失。金、金鉦也。鼓所以進，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立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
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鏃，矢鋒也。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
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疆，小國
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
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馳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
戟，射疏及遠，疏，亦澗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匈奴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失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至矢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
箭，革，箭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者。箭息，謂反也。下馬地闌，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謂相此
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
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倂印之間耳。倂，併同。印，讀作仰。夫以人之
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
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
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請募民實塞奏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莫。客反。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衝邊地而救民死也。

臣延敬曰客兵之與土著利害昭然可見而區畫詳盡使樂障者安居失耕亦不易之法也

是時帝亦以錯言徙民塞下矣故錯因前奏而更詳言之

臣乾學曰管子用執里鄉連之制以守軍令數始於五與井田異蓋用之邊境尤宜也故曰參其國伍其鄙

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官爲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恨之人便行戍役也於是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師名也假如假借之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募徙邊塞事慮難行錯所以條厝置之法甚備

重農貴粟奏

重農貴粟之道在於抑末作禁游惰於儉樸斤奢靡若以粟為賞罰農人之粟有限適所以便利商賈而充無勸於本業也

水心葉適曰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昆錯入粟除租後遂三十稅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為道謂有中國人倫非苟輕之此為當時諸侯小國言之可也若漢初制度已大異必將反之於古而後能利民相持紛紛欲益反損錯等議論雖甚質陋簡率而因時轉易主於不貪農末相安積實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金得天下無異於漢上下苦心勞力奉行刻剝之策使仁人志士欲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闢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遑湯禹不遑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者則輕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恣食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什謂十錢伯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放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真可惡爾
東發黃震曰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臣鴻緒曰貴粟本計也拜爵推術也大深天下粟而除農民租則用術而歸於正

郡縣入粟以備用遂可勿收民租誠根本至計可謂名言碩畫

以帝王霸配合策問似亦偏駭視賈

絲戔竊堅謂好車也竊時素也籍之精白者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連也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人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漲漲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卒三人免其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於邊賜爵有差

請入粟郡縣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偷勤農偷進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年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賢良對

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錯是選中大夫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黃帝之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

董遷然河漢矣然
文甚古勁

仲淹王通曰洋洋
乎是董公孫之對
有以哉

室甫漢曉曰漢策
莫過於是策就事
為文簡徑明暢事
有繁瑣可行貴太
傳不及也

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覓。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適以臣錯充賦。猶言備數時曹密等舉之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寢正殿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若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典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勤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顧。瞻也。若今言僉實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日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學大者罰重。學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西山真德秀曰錯之對惟三王臣主皆賢一段為正論

臣乾學曰應帝王升降之迹歸重於五帝之躬親又深得貴難敬君之意或以法後王為易行其說也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主意而反還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讐汚之名。義損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懼而為諛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苛。惜千感反。刑法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滯末。除苛解嬈。嬈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卑人亡帑。非謗不治。非讀。鑄錢者除。民得自鑄也。通關去塞。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尊諸侯。接之以禮。不賓禮長老。愛鄔少孤。舉人有期。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官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與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

臣英曰大指主於求賢自輔以五帝三王五伯經緯立論未雖告文帝以躬親而前意實隱躍也

是時吳之逆謀迹尚未露故諫辭隱躍如此

次崖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

幸矣。詔策曰：未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言各當其時，能明其世者，謂之務立功也。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實也。實也。實也。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究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戾少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按錯學申商刑名其勸帝自親事意在綜核名實，然帝於禮樂制度多謙讓未遑則錯言自足切劇也。

枚乘

字叔稚，臨淮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書諫及吳滅，乘由是知名，召拜為弘農都尉，病免。武帝即位，徵乘道車。

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冒，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梁孝王也。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鑊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

而長喻達辭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意態橫生真古之善言者

荆川唐順之曰一篇辭喻

臣士奇曰倪辭隱語善於立喻周秦之文

臣杜牧曰胡賦其所長爾乃能抗言正論未可以文士目之

致知力行學之要也。不強勉則功無由入。仁義禮樂治之具也。不更化則意無由成。篇中立意如此。得深細領。

子政劉向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焉

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音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運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統古硬字。單盡也。盡極之變。斷幹。幹井上四。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葉言若葉之生牙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鼻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董仲舒 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時。歷相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年老壽終於家。

賢良對一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適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大雅。吾民之詩。書云。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謨之辭。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通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孟堅班固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後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

西山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七篇而後未有及者

蕭川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聖門正傳足為百王之治矣鹿門茅坤曰首對在仰承天心而興教化以善治

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堯弦之聲未又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圓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圓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書偽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言國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衆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滯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綬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論著朱熹曰仲舒
識得本原如云正
心可以正朝廷如
說仁義禮樂皆其
具此等說皆好若
陸宣公之論事却
精密第之本原處
不如仲舒
問賈誼與仲舒如
何曰誼有戰國縱
橫之氣仲舒儒者
但見不透又云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
物云云又似識得
注善
臣熙曰秦并六國漢
承其後刑名法術之
習勝而仁義道德之
意微仲舒首發性命
之原究極天人之旨
為功於聖道大矣

臣正治曰仲舒天人
之對緣本經術其言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欺孔子曰。不教
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陸公始即位何不傳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日云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休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
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
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
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
之末世。大為仁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
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頡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休。未嘗有以亂濟
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監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

甚醇而第一策于性命之旨尤遠謂為漢世大儒信然

臣德宜曰以行道為求天之端以正心為體元之要以興教化為致休應之原天人相與之徵聖功王道之極皆一以貫之矣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聖功王道不外乎此

正叔程頤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也。抵觸也。冒犯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大雅假樂之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祚。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對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

東發黃震曰自孟子沒後學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

西山真德秀曰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侈心之啓未必不由此

西山真德秀曰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痛之本故仲舒箴之
鹿門茅坤曰次對在與太學與擇守令及求賢之大

次崖林希元曰觀仲舒所言當時任官之弊則資格之

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人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行韓非之說韓非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貪狼貪欲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酷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康居西域國名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

法當漢初已然矣
臣廷敬曰制策云道
世務而未濟故此對
多切於時務之言

臣乾學曰提出學校
養士已得為治要領
做是法也而行之卒
無成效豈非改作之
難而古制之不可遽
復乎

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皆絕其
道勿使並進非學
有本原見得真切
者安能遽為是言

姦爲市。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贊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衆久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衆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對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畱聽於承學之臣。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國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議。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於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